

另外，事变时日本人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是十分注意的，10月下旬，日本兵到西关中学去检查，用刺刀挑开了张学赢老师的箱子，取出一本笔记，认为有反日嫌疑，当即逮捕，受尽酷刑，这一事实使教育界的人士受到很大威胁。

关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，我所知道的今作以上记述，还请知情者加以补充。

（摘自《营口文史资料》）

郑家屯沦陷一瞥

崔翠华回忆 刘长顺整理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炮击沈阳北大营，占领了当时的东北首府沈阳，继而东北沦陷。

当时我在郑家屯的辽宁省立第四高级中学读书。事变消息传来，震动了郑家屯的人民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，当晚大家聚集在学校，情绪激昂，慷慨陈词，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，深憾东北军不予抵抗。

这天夜里，驻守在郑家屯城内的东北军裴团部队奉命激退，也有些仁人志士不愿作亡国奴，悄悄整理行装，准备奔赴关内。辽源县庆余银号为不使货币资敌，在军警严密警戒下，把一堆堆纸币点燃焚毁，浓烟滚滚，火光照亮银号一条街。我从学校很晚回来，目睹这一切，感到怅然若失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怀着十分沉痛苦闷的心情来到学校，见同学们在操场上、走廊里，三五成群，谈论着自己的见闻，一扫过去那种井然而欢快的气氛。

如怒如泣的钟声响了，同学们回到教室静候老师上课。平日笑容可掬、好开玩笑的陈老师仍穿着那件阴丹蓝士林布长衫走进教室。她今天脸上失去了素日的微笑，面容显得庄重严肃，操着浓重的唐山口音讲道：“同学们，日本对我国东北覬觎已久，现已占领了沈阳，不期便会侵略我们郑家屯。我们不得不在这即将毕业的前夕分别。”说到这里，陈老师的声音忽而激扬起来：“同学们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们是有血性的中国之青年，岂能听凭敌人的鞭打、宰割！中华民族历来是勇敢的，不屈于外侮的民族，国难当头，有志之士应当挺身而出，我们青年也要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，尽到一个中国青年的义务……”。

陈老师的讲话，使我们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

突然，一架敌机带着怪声俯冲而下，在低空盘旋。老师停止了讲话，同学们争着到窗前去，飞机飞的很低，机身上的“红膏药”和螺旋桨的转动都清晰可见。敌机在城市上空大约盘旋15分钟才向南飞走。于是学校的林黎仁校长通知停课、疏散。同学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。

这一天，街市上许多店铺停了业，人心惶惶。夜里我辗转反侧，很久不能入睡，想着白天老师意味深长的讲话；想着今后自己的去向……

9月22日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郑家屯这个古镇。清晨，我在睡梦中被隆隆的炮声惊醒，原来是日本侵略军不敢贸然闯进郑家屯，而是在火车站附近向距郑家屯城镇10余里处的东山连续发炮，同时又以重机枪对空射击，采取攻城先攻心的战术，企图震慑郑家屯人民。只见东山那边硝烟弥漫，烟柱直冲霄汉，爆炸声、机枪声响成一片，大有重兵压境之感。城内家家关门闭户，路上行人稀少。

近午，日本侵略军骑着马，挎着战刀，手里持着枪，在维

持会汉奸走狗的引导下，开进了郑家屯。城里的人们早已躲避起来了，那时我寄寓在马路头刘家大院（现在的玻璃纤维厂）妻子的舅父家中。当时爬到房上，趴在房顶上往大街上看，整个街市空荡荡的，唯有那些日本侵略军的骑兵队和汉奸走狗挨门挨户地敲门。

日军进城后，住在日本料理店——大红楼（现供电局）道南的大院里，以后又在现文化馆院内建立了宪兵队。从此，郑家屯就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下，直至1945年“八·一五”光复，郑家屯人民才从日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。

（摘自《双辽文史资料》第三辑）

侵占长春、吉林

日军侵占长春、吉林经过

冯占海

日军攻占长春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吉林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张作相，因父歿回锦州治丧，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军政大权。当日军在沈阳开始炮击北大营后不久，臧式毅用长途电话将日军进攻沈阳的